

郭大宇 等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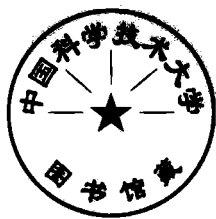
歌星与黑影

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歌星与黑影

郭大宇 等 著



中国文学出版社
1993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歌星与黑影

郭大字 等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12.25

字数: 265 千字 印数: 1 6000 册

1993 年第 1 版 1993 年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71-0210-6/I·182

定价: 7.10 元

目 录

歌星与黑影	郭大宇(1)
血染的长裙	苏小卫(79)
中国神探在日本	沈翔康(129)
越狱犯·花坛与女富翁	毛志成(169)
从日本到中国的特殊跟踪	丁 文(219)
月上泉山人难静	彭祖貽(250)
敌 手	韩剑影(340)

歌星与黑影

郭大宇

这些年儿，钱这玩艺儿突然抖起来了。人人都想亲近它，谈论它，争夺它，再不说它有血腥气，冷酷味儿了。眼里只有那层新罩上的佛光。对佛光掩住的魔鬼却不屑一顾，使其横行无忌。今几个说的这档子金钱魔鬼的事，绝不是瞎白话，真格的有根有底儿。——过来人的话。

初夏。

夜幕初垂，日间余热未尽。

微风徐来，送着阵阵爽气。

一辆“桑塔那”小轿车飞速驰入市内。

年轻司机那楞角分明的脸上，略显困乏，一看就知是远路归来。

平坦熟悉的道路，明亮柔和的灯光，使司机放松了心弦，倦意油然而生。

忽然，车前人影一闪。

急刹车！机械般的反应把司机的倦意赶到爪哇国。汽车在拦车人面前及时刹住，他怒了，火往上窜：“妈的！寻死另找

别的冤大头，往爷们儿车上撞什么！”

两位衣冠楚楚，商人模样的男子，陪着笑脸凑上来。提皮箱的一位说：“先申(生)，阿(我)有急细(事)，麻烦送趟机场好啦。”说着递一张“蓝精灵。”

司机不耐烦地一摇手：“跑累了！”

“帮帮忙啦。恶席(二十)一点的班机，误了就麻烦啦。”商人陪笑着哀求着。

司机看看表，已经八点多，看来这二位是为了赶飞机才冒险拦车，做生意讲的就是抢时间，不觉动了侧隐之心，火气熄灭，懒散地推开车门。

二人连忙千恩万谢地上了汽车。一位坐到司机旁边儿，提皮箱的坐进后排座位。

汽车转头向城外开去。

“提提神。”乘客递上一支“长剑。”

一摆头，司机拒绝了。想也未想这表示友好的“长剑”后面，隐藏着杀机。

汽车已开出城。

坐在后排的乘客，暗暗取出一条绳索，并与前排乘客交换了眼光。

城外路灯渐稀，光线昏暗多了。司机打开车灯，全神贯注盯着路面。

后排乘客陡然目射凶光、面进杀气，绳索一抖，套向司机脖项，快如闪电。

杀人劫车！两位伪装商人的歹徒乃此道老手，只要出手，从不放空。

不料，今几个却走了样。

司机就像长着后眼睛，时机又拿捏的极寸，正当绳索在他头顶上落的霎那间，车子猛然刹住。惯性使后排乘客重心失控，身体往前一冲，绳索失去准头。司机往左一闪，右手正好抓住落下的的绳索，顺势一带，挡住身旁乘客击来的拳头。臂肘一沉，重重捣在身旁乘客的小腹上，使其疼得扭动着身躯，忍不住地哀嚎起来，失去进攻能力。司机返身又向后排乘客击出一记漂亮的直拳。后排乘客已从司机这儿手快如闪电的还击中看出门道。深知遇上克星，斗志顿消，慌忙闪过，提起皮箱，跳车逃跑。

司机性起，哪肯放过？随之跃下车来，几步赶上，后排乘客只好亡命相扑，终因差得太远，三下五除二便被打翻在地。

此时，前排乘客疼痛已减弱，挣扎下车，趁司机全力收拾后排乘客时，悄悄掩到司机背后，摸出短刀尽全力刺向司机后心。

刀尖已将触及司机皮肤，却被司机突然回手叼住他手腕儿，时间拿捏的又是那么寸！一紧虎口，乘客腕骨欲碎，疼得钻心，手松刀落，又被司机兜裆一脚，倒在地。

司机冷笑着一步步逼向二人：“大爷还真看走眼，让你们蒙了好一阵子。二位真够毒的，够狠的……”

“好汉摇（饶）命，好汉摇（饶）命！”二人望着司机脸上的煞气，生怕来个“照本宣科”，头如捣蒜，连声求饶。

“想劫大爷的车，再好好练几年。”

“戏（是）戏（是），不！不戏（是）不戏（是）。债（再）也不敢！”

“谅你们也不敢！”司机鄙视地：“今天大爷放生，免你们进‘局子’，以后学规矩点儿。”

“一定规矩做人！好汉真戏（是）活菩萨。”

“别说得这么肉麻，恶心！”司机说罢看见地上的皮箱，顺手抄起往汽车上一扔，“不能太便宜你们。”

汽车掉头转去。

“皮箱——”二人眼睁睁望着汽车飞速离去，心里叫苦，只有牢牢记住车牌号码“零零七四二”。

皮箱，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皮箱，因为里面……

司机更未料到被他随手拿走的皮箱，对他今后的命运将有多大影响。

二

“天鹅”高级酒吧里，走出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女。清秀、白皙，目光略含几分忧郁，愈显楚楚动人。

车刚停稳，她已走到司机面前：“我要到‘白玫瑰’酒吧赶场，能送一下吗？”一种令年轻男子难以抗拒的请求。

“对不起，华哥还在等我。”司机有礼貌地拒绝了。他知道这位女子叫甜妹，是位外地来的歌女，在天鹅酒吧唱得挺红。自己的铁哥们儿华哥被她迷住了，每天花大把的钱捧她。拒绝送她，不是因为恶感，而是今晚和华哥约好在酒吧里见面。估计华哥已等急了。

甜妹像似看透了司机的心说：“你那位华哥今晚还没来。”

“哦？”司机有些意外，但却相信甜妹说的不会是假话。如果华哥来了，怎能此时就放甜妹去赶场。

见司机心有所动，甜妹连忙趁热打铁：“送一趟吧，方彪。”

一声方彪叫得司机头一热。这位红歌星怎会知道自己名字？脱口而出：“你知道我叫方彪？”“知道……”霓虹灯光掩住

甜妹脸上泛起的红晕。那是甜妹刚来不久时，在这酒吧外看到一个邪气十足的男子向华哥“借”钱。华哥骂那人没出息，是填不满的无底洞，不肯借，那人却死缠着华哥耍赖。华哥被搞烦了，喊了声：“方彪！”方彪闻声从“桑塔那”里走出，冷默地向那人踱去。那人一见方彪，脸色大变，兔子一样跑得没了影儿，方彪这个名字也就一下子深深印在甜妹心中。

“是华哥告诉你我的名字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。”甜妹好奇地问：“你好像很服华哥，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该比我清楚。”方彪话里有话地回答。

“我从没和他说过话。”甜妹脸沉下来。

说起华哥，也算个人物。他名叫李华。四十出头，貌不惊人。身材不高，倒还硬朗。早年间，是个“马尾穿豆腐——提不起来。”的主儿。穿得吊蛋，玩的邪虎，进“局子”是家常便饭。

自打一开放，他就搞活了。真是“人走时运马走膘”，凭着他三教九流的关系，豁得出去的胆量，用不完的精力，走南闯北，四处倒腾，居然吹气儿似地发起来。谁也不知他倒底赚了多少钱。只知他生意越做越大，经营越来越宽，出手越来越阔，肥得流油，圈子里的人无不刮目相看，尊他为华哥。

两年前，他娶了个十八岁的漂亮媳妇，刚刚又添了个胖小子，加上老父老母，满打满算五口人，却盖起上下三层，气派十足的小别墅，穿的是高级西装，高级皮鞋……一身的高级。光顾的是高级饭店、高级酒吧，花上几张十几张“蓝精灵”，品着做高级人的滋味儿，由着性的快活。

一顺而顺，日子红火的出奇。

华哥深知“树大招风，财多惹眼”，于是交结了方彪。方彪

脾气直、讲义气，肯为哥们儿两肋插刀，又练得一身好硬功、好拳脚，华哥对他好得出奇，事事想到，加意笼络。方彪虽然看似粗野，但是性情中人，知恩图报。只要是华哥的事，豁出命也不在乎，人们眼里，他简直是华哥的私人保镖。想打华哥主意的主儿，一想到方彪，也就知难而退了。

今晚，华哥和方彪约好在“天鹅”酒吧不见不散，居然此时还不到。方彪见甜妹急于赶场，便打开后车门说：“替华哥送你一趟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甜妹把“你”字咬得很重。

汽车在闹市区稳稳行驶。

身旁一只皮箱引起甜妹的注意。那是一只棕色的，配有号码锁的手提箱，十分熟悉。下意识用手摸摸皮箱柄，居然摸到一只用塑料丝编的金鱼。

“奇怪，会是我的皮箱？”甜妹把皮箱提到腿上，仔细看了看那只金鱼，确认无误，正是出自自己之手。望望方彪，见他正注视着前面的车辆，便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熟悉的号码数字去对皮箱上的号码锁。号码对好，锁头居数弹开。

“嗨！想不到，歌星还有一套‘钳工’绝活儿。”方彪头也不回地说。不知如何被他看在眼里的。

甜妹懂得，“钳工”是黑话里的“小偷”的代名词。知道被误解了，她锁好锁头，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我……我不是想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”方彪很宽容。

越是如此，甜妹越受不了，几乎要哭了，她尤其不愿让方彪这样看自己：“我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……”

“不用解释，谁又没当真。”

看来方彪不想搞清楚，甜妹却受不得这个冤枉，偏要搞

清。终于忍不住问：“这皮箱……是……是你的吗？”

“难道是你的？”

“是……是和我……丢的一样。”甜妹吞吞吐吐地说：“箱上柄上拴着的塑料金鱼，就是我亲手编的。”

“你对开号码锁……”

“想试试是不是真是……”

“……你的。这么说倒是我偷你的了？”

“不不，我没那个意思。”

“白玫瑰”酒吧到了。方彪把车停住。

甜妹付款下车。

“算了吧，华哥不会收钱的。”方彪的话明显在说是看华哥的面子来送甜妹的。

“我坐的是你的车！”甜妹冷冷地说。丢下钱欲走。

“等等，东西不要啦？”

“东西？”

“皮箱。”

“你相信我的话？”

“上当也只一次。再说，皮箱本来不是我的，本主儿认上了门，能不还吗？”方彪此时认为，皮箱一定是那两个歹徒偷这位歌星的。他没有想得更多，也不愿更多的去想，不然怎么叫方彪。提起皮箱递给甜妹。

“那就谢谢了。”皮箱确实是甜妹的，只不过不是丢的，而是被哥哥强行要走的。对这位哥哥她受够了，不愿再提，所以刚才没说出这一节。见方彪主动还自己，还以为是哥哥遗落在车上的，也就问心无愧地提走了。并未想到先看看里面装的什么。

三

“桑塔那”轿车返回天鹅酒吧。

一个穿着供电局工作服的青年人和刚下车的方彪打了个照面，前行几步又迟疑地停下转来。方彪亦觉对方面善，不由停步打量起来。

“你姓方？”对方先开了口。

“你是……么弟！”方彪几乎喊叫起来，此人是谁？为何方彪一见便这样惊喜？

这话说来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。方彪自小父母双亡，流浪街头。那年巧遇一位年近百岁的武林奇人，自称“无名老人”，和方彪特投缘份，收留了他。老少相依为命，传授给方彪一身绝技。眼前这位么弟，是老人和方彪生活了六年后，又收留的一个孤儿，亦算是方彪的师弟。

一次，方彪为了“打抱不平”，打伤了一位欺负老人的“混混儿”，险些闹出人命，被送去劳教，便同师父、师弟失去联系。今几个见面，自然喜出望外。

“么弟，一晃长成大小伙子，我都不敢认了。出来后，我到处找你 and 师父，你们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你被带走后，师父气血攻心，就……走了。”么弟沉痛地说。

方彪的眼圈红了。这条硬汉从没有掉泪的纪录，可是师父的死，却使他泪水盈眶。

“师父死前，一直叫着你的名字，让我如能再见到你，一定叮嘱你……”

“师父给我留了话？”

“嗯。让你好生做人。”

方彪沉默了，扑通跪倒在地，仰面向天说：“师父，徒儿伤了您的心，让您临终还惦记着。徒儿向您谢罪。”说着磕了个响头，起身又说：“徒儿虽浑，但是从没做过，也绝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么弟直勾勾地盯着方彪，像是审视什么。

方彪一拍他肩膀：“是生分了还是看不够？师傅在天有灵，让咱们兄弟见了面，今后也有个照应，过的好吗？”

“过得去。”

摇摇头反问：“你呢。”

“还是光棍儿一条，朋友帮忙说了个，我看也难成。走进去吃点儿东西，好好聊聊。”方彪说着往天鹅酒吧里拉么弟。

“这地方我进不起。”

“哥请客，还有位朋友，早约好在里面见面，一块儿认认，早晚有个帮衬。”

“什么朋友？”

“做生意的，叫华哥。”

“华哥？”

“是个有本事，讲义气的朋友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么弟想了一下，“你还是去陪朋友，我正在巡线，值夜班最不误事。”

“这么晚了还不饿？”

“我有这个。”么弟从工具袋中取出面包啃起来。

见么弟执意要走。方彪为难地说：“真不巧，早和华哥约好，不然可以陪你走走。你要愿意就搬到家里住。我家就是你

家。”说着把地址告诉幺弟，并塞给他一把门钥匙，“记住，是新盖的房子。”从不对朋友起疑，更不愿疑心朋友，这就是方彪。

幺弟走了。方彪在天鹅酒吧内仍未找到华哥。要了些酒菜边吃边等。

时针已过十一点，华哥仍未露面。方彪心微微有些不安了。过去从未出现过这种事。难道华哥出事了？是被“局子”传去，还是被生意绊住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？自己离开华哥仅仅两天，难道有人趁机……别胡思乱想！华哥也不弱，想动他的歪心思也不那么便当。

方彪七上八下地猜想。他的第三感觉却并未欺骗他。现在，让我把时钟倒转两圈多，也就是三十五六小时，谈谈头天晚上发生的事。那可是个不寻常的夜晚。

游云遮月，时暗时明，视物不清。

城边一片杂居区。

这里早年住的大多是不太“干净”的主儿，如今却各显神通变成有产阶级。

一幢幢新盖起的布局混乱的私人住宅，既显示了主人门的财富，又留下目无法制的遗风。

幽灵般的人影：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在杂居区内出没闪动。

煞气！使他们的面目狰狞。

欲望！为发财杀人害命！

目标，早已选好。

就是这里的首富——华哥。

三条黑影最终聚到杂居区最豪华的一座小楼门前。

“笃笃笃！”其中一人轻敲华哥家门。

来者胸有成竹，此时不会有什么闲人游逛，也就不会被人

看见而遇到不必要的麻烦。

人算不如天算，就是那么寸。此时邻家的后屋窗帘儿却扯开一条缝儿。那缝儿里又出现一只眼睛，把敲门人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笃笃笃！”华哥家门被连续轻敲着。

“谁呀？”年老的华父闻声走到门前。

“伯伯，是我。来送钱还帐的。”敲门人甜甜地说。

华父从“猫眼儿”里认出敲门的是熟人，便把门打开。

猛然拥进三人。

华父正想问话，心窝就被刺入一刀，倒地而亡。

华母被惊动，赶出卧室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，亦被一刀刺死。

二楼卧室内。

华哥的年轻媳妇尚不知大难降临，只穿件小衣，边看电视，边给孩子喂奶。

猛然间，三条浑身血污的汉子闯进来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她，竟把她吓呆了。

凶犯们看到她那雪白、细嫩、新鲜的肉体及裸露的双乳，眼睛立马直了。最原始的欲望被激起，恶狗似地一拥而上。

孩子被摔死在地。

年轻媳妇被压在床上，拼命挣扎着，苦苦哀求着，继而被痛苦的呻吟所替代。

凶犯们以最野蛮的方式发泄着兽欲，并逼问出嵌在墙内的保险箱地点，便残酷地扼死了这个年仅二十岁的年轻女人。

与此同时，华哥却在天鹅酒吧，不时甩出几张钞票点甜妹唱歌。

凶犯找到保险箱，却打不开，搬不走，只好铁下心。等华哥回来。

那个熟人生怕方彪跟来，心里直打鼓，但是另外两个却满不在乎，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因为钱未到手，熟人也只有同意一搏了。

真要是像往常一样，由方彪送华哥回家，只怕会又是一种结果，但今晚方彪不在，华哥是坐“的士”返回家的。

一进屋华哥就被三把沾血的尖刀逼住。

“坏了！”华哥心里扑腾一下，明白祸事临头，脱口说，“哥们儿，没仇啊？”

“你有钱！”

“是你？”华哥认出了说话的熟人。

“是又怎样？”熟人脸上肌肉抽动着。

“你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”华哥苦笑着，“我没有少照应你，花我钱还花少了？”

“以后就不用求你啦。”话已说绝。

华哥这才看到被杀的父母，从而又想到娇妻幼子也不会有好下场，心里像猫抓。他多希望方彪能突然出现，但是……又望望另外两个“生模子”，知道不是本地人，难打商量。看架式今几个遭劫在数。

“钱柜钥匙在哪儿？”熟人逼问。

栽在此人手里，华哥实不甘心。其实，有位小兄弟早就提醒过华哥，说此人不地道，得防着点儿。自己却总觉得和此人一块儿蹲过“局子”，也算患难之交。假如早和他了断，也不会有今天。后悔已迟，怪他妈自己瞎了眼。不由叹了一口气。

“别磨蹭，快说钥匙在哪儿？”

钥匙就是华哥身上，但他也不是善主儿。闯荡了半辈子，历经大风大浪，什么症候没见过？怎会轻易服软？他在等待求生的机会。强压着怒火缓缓说：“兄弟，和你相交多年，想不到兔子会拍到老鹰头上，今儿个你敢麻着胆子害我，方彪能放过你吗？”

最后一句话，居然使对方打了个寒颤。

机会！华哥等的就是对方散神的一霎那。猛然出拳打在对方脸上，顿时满脸花。随即一蹲身，躲过两个生模子同时刺来的尖刀。一个“鱼跃”扑到桌边，抄起椅子和三人对抗起来。华哥自信有了希望，他能坚持到周围的邻居起来相救。

“杀人啦！”华哥的喊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，显得格外响亮，可以传遍整个杂居区。他对三个凶犯喊道：“想活命就快滚！”

熟人此时倒比两个生模子冷静。招呼着：“快上，别担心，没人会来的。”三人同时猛攻华哥。

熟人的话果然灵验。搏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，没有一个赶来相助。华哥终于寡不敌众，含恨倒下。凶犯从容地在他身上翻出钥匙，达到目的。

我们再把时间拨转回来，说说等得发急的方彪。他有些坐不住了。决定干脆去华哥家看看。这时，一个瘦瘦精精、二十出头的男青年匆匆来到酒吧。

青年寻视着，一见方彪便踉跄跑来，叫了声“彪哥——”扑到他身上大哭起来。

方彪心头一紧：“华哥遇上麻烦了？”

青年仍在哭。

方彪又气又急：“嚎什么丧，快说清楚！”